

# 现代汉语程度补语的语法化

——以“～透了”与“～死了”为例

田

禾

## I 引言

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经常会遇到词语搭配的难题,比如同样是表示极性程度的“～透了”与“～死了”具体跟在哪些词的后头使用,会出现很多异同,如:

- (1)情况糟透了。(X死了)
- (2)物价上涨,东西贵死了。(X透了)
- (3)美美地睡了一觉,简直舒服死了/透了。

已有的研究发现,现代汉语中的极性程度补语有很多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在语义上多少保留了原本的实词义,而与之搭配的谓语类型也往往受到补语的实词残留语义的影响。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以两个表示极性程度的补语“～透了”和“～死了”为例,尝试进一步探讨由于语法化程度不同而带来的各自对于不同谓语的容许度的差异,并由此推及其他表示极性程度的补语在语义搭配上的选择规律。

## II 二者的共同特征

### 1. 谓语的积极义和消极义

程度补语前的谓语成分从其语义类型来看,有的倾向于消极义的,有的比较自由。刘兰民(2001)认为,“透”只能与贬义词结合,而“死”多与贬义词结合,少与褒义、中性义结合。不过从例(3)就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语料中可以找到一些与褒义词结合的“透”,从网络上可以搜到的如:

- (4)买了新衣服,又受到妈妈的表扬,小姑娘简直美透了。
- (5)这张照片美透了!
- (6)整个展区真是热闹透了!

但尽管有一些与积极义搭配的句子,程度补语“透了”最多最自然的仍然是选取消极义的谓语搭配,如:

- (7)看到这个结果,在场的人都失望透了。

(8) 综观全局，这场大选可以说是失败透了。

(9) 房间小不说，关键是脏透了！

上边三例中的谓语都是消极义的，而使用各自语义相反的表积极义的词语与“透了”搭配时，容许度会有所不同：

(7)’ 在场的人都满意透了。(?)

(8)’ 这场大选可以说是胜利透了。(X)

(9)’ 房间干净透了！

什么样的谓语可以带“透了”这个程度补语，单从语义的褒贬来说，只能概括为多数情况下选取表消极义的谓语，少数积极义的谓语也能进入句子。可以说程度补语“透了”跟程度补语“死了”对谓语的选择具有共同倾向。

动词“死”所包含的死亡语义，使其在语法化为副词、形容词<sup>1)</sup>后也受到残留实词语义影响而容易与消极义的谓语搭配，毕竟能够促使死亡结果发生的通常都是生理或心理上达到极端的负面因素。扩展到积极义的谓语，也是因为乐极生悲也可能造成死亡，“激动死了”无疑是过分激动有可能造成身体不适而极端化为快死了的程度。而类似的身体经验不只一个，“高兴/感动/兴奋”等等，都具有同样的语义场。刘秀莹(2015)谈到，“同一语义场的词容易启动相同的语法化现象”。语义场理论(The Theory of Semantic Fields)认为具有共同义素的义位聚合体往往在句法形式上也具有类似特征，现代汉语中表积极义的心理情绪词语能够在程度补语“死了”前出现，也是符合语义场理论所揭示的这一规律的。

相比之下，我们很难从能够与程度补语“透了”搭配的谓语成份的语义中找到共同的语义场，特别是如何从消极义扩展到积极义的语义上的关联几乎无迹可寻。

## 2. 句法成份的改变

刘秀莹(2015)指出：“死”有完整的语法化过程，动词→程度副词→程度补语。对于这一论断，本文并不否认作为程度补语的“死”有可能是先经历了程度副词的语法化阶段，不过，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直接从结果补语所表示的实际死亡的语义虚化为程度义。不管怎样，程度补语的语法化完成后，“死”作为实词的动词本义、结果补语、副词充当状语的各种功能依然存在，并且使用频度都较高。而“透”作为动词在谓语位置上出现以及在结果补语的位置上出现的情况虽然较为常见，但在现代汉语中作为副词出现的情况近乎绝迹。唯有义为“透彻地分析”的动词“透析”一词中的“透”是副词用法。可见，不管是“死”还是“透”，通过占据补语位置来实现程度语义的方法是最为常见的。

“死”和“透”都可以作为结果补语来说明谓语，如：

(10) 他把仇人打死了。

(11) 他一定恨死我了。

1) 本文认为“死”在状语位置上出现的表程度的是副词，作结果补语时是动词，作程度补语时是形容词。

(12) 大雨把衣服都淋透了。

(13) 大家都恨透了卖假药的不法商人。

很明显,只有在谓语是心理动词或形容词的时候,“死”和“透”的语义才会从结果变为程度。江蓝生(2016)指出,“语义相宜性和一定的句法结构只是语法化的前提条件,常规结构式的非典型组合和特殊的语义关系才是真正的诱因”。所谓“非典型组合”落实到“死”的语义变化,可以理解为相对于动作动词的致使死亡的典型语义而言的、非动作性的心理情感动词与其所造成的近乎死一样的极性程度的非典型语义组合。

那么对于“透”来说,常规结构式的非典型组合又是指什么呢?例(12)的结果补语“透”与谓语动词“淋”是常规的典型组合,表示衣服因为淋雨而达到的彻底浸湿的状态,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在受事上。但是例(13)的补语“透”显然不是指向“商人”,而是指向谓语动词“恨”,说明其达到的程度。这样看来,似乎是程度补语的“透”跟结果补语的“透”在语义指向上发生了变化。

众所周知,即使是同一类型的补语,其语义指向也可能不同。比如同为谓语动词“洗”的结果补语,在“衣服洗完了。”这个句子中,结果补语“完”说明动作的结束,语义指向谓语动词;而在“衣服洗干净了。”这个句子里,结果补语“干净”说明衣服的状态,语义指向受事。“透”作结果补语时除了像例(12)“淋透”这样的具体语义之外,还有表抽象语义的情况。如:

(14) 这道题你先理解透了再答。

(15) 世上的很多事情想透了就根本不算什么。

(16) 这回我算是看透了他。

上边这三个例句都是抽象语义的谓语动词,各自与结果补语“透”一起表示一种“彻底明了”的语义。“透”的义项之一“透明”这一语义所含有的“毫无遮掩、一目了然”的语义成份,分别由谓语“理解”、“想”、“看”作为行为的结果凸显出来,“透”的语义指向受事的状态,即理解、思考、观察的对象“这道题”、“世上的很多事情”、“他”已经明明白白。这样看来,“透”作为结果补语,语义从“透明”引申为“彻底明了”,但语义指向没有变化,仍然指向受事。

“透”表程度义时,在句子中的位置与充当结果补语时相同,从结构形式上看没有变化。但语义指向由受事变为谓语,这一内部语义关系的变化诱发了“透”从表结果的动词语法化为表极性程度的形容词。这一点与“死”从结果义语法化为程度义是相同的。

江蓝生(2016)明确提出,“重新分析是语法化实现的关键一环,研究语法化为什么会发生或曰实现,实质上就是探寻常规句中哪些因素的变动提供了一个表层结构可以做两种解释的重新分析的变异句式”。所谓重新分析(reanalysis)就是在表层结构相同的情况下,理解的变化。重新分析是语法化得以实现的最终途径。罗耀华(2015)认为,重新分析是“在句子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人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同一种语言形式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解释”。“死”和“透”在句子中的位置仍然不变,但语义从指向受事转变为指向谓语成分,正是重新分析

的结果。

虽然从在句子中所占据的位置和语义指向变化这两点来看,“死”和“透”的语法化过程基本一致,但是从语义的虚化程度来看,二者却有很大不同。“死”由实词的实际死亡语义虚化为表程度的极端化语义这个过程比较容易理解,而“透”所表达的极性语义是否都是由“透明”抽象为“彻底明了”进而成为极性的,似乎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比如说下边这几个例句中的极性程度就很难说从何而来:

(17) 最近公司事情多,一直加班,心里烦透了。

(18) 这种咖啡简直苦透了!

(19) 小王老婆又漂亮又温柔,还给他生了个胖儿子,他真是幸福透了!

(20) 包子肉汁儿饱满,一口咬下去香透了!

不管是积极义的还是消极义的,例(17)到(20)中的程度“透了”的语义都指向谓语部分,但哪个都不能说是与“彻底明了”、“明明白白”这样的语义有什么关联。虽然语法化之后,词的本义和用法都会发生变化,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sup>2)</sup>,但在语义的链接上总是能够观察到渐变的轨迹。“死”的语义变化轨迹容易分辨出来,而“透”就比较困难。

通常,能够互相搭配的词语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句法成分的匹配,另一个是语义的相容。前者可以说是一种概念性的基本要求,而后者往往有一定的容许度空间,这也是造成与同一个词语搭配时即使句法特征相同的词有的容许度高,有的完全不能成立的原因。“死”与“透”虽然在词性甚至是词性变化方面都具有相同的句法特征,但二者在词语搭配上有很大的差异,根本原因还是源于二者的原始词汇义的不同。

我们只能回到“死”和“透”的原始语义,来探究语法化实现后的极性程度补语对谓语的选择所造成的影响。

### III 语义提取与扩展

#### 1. 关涉对象对语义的影响

施春宏(2015)将名词的语义结构成分(semantic structural components)分为两大类,关涉性(involved)语义成分与描述性(descriptive)语义成分,并认为二者加和在一起组成语义框架(semantic scheme),其中“描述性语义成分一般不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关涉性成分则从一个对象迁移到另一个对象;由于关涉对象的变化,描述性成分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施先生对于名词的这种语义结构成分的分析,也揭示出了名词以外的其他词类的语义结构。

动词根据其在语义上与名词性成分的关联性,可以分为不同的价,“死”和“透”都是一价动词。“死”所关涉的名词性成分必须是有生命的,描述的是生命特征的消失。

2) 比如说“好不高兴”到“好高兴”,在形式上从否定到肯定,语义同化。

(21)他死了。

(22)他的文字死了。

例(22)中“死”的关涉对象由例(21)中本义的生命体“他”替换为抽象的“他的文字”，从而产生了比喻义。作结果补语时，因为谓语动词的原因，关涉对象可能是主语位置上的名词性成分，也可能是宾语。

(23)据说他能一箭射死两只鸟。

(24)你一句话能噎死个人。

(25)可以说他是活活累死的。

(26)我的胳膊疼死了。

在表死亡本义的句子中，充当补语的“死”必须与其谓语动词一起确定语义的关涉对象，补语“死”的关涉对象有可能是整个句子的施事，也有可能是受事。例(24)与(23)中的结果补语“死”的关涉对象都是受事，“鸟”和“人”，并且都是生命体，但是由于表致死原因的名词性成分的变化，使例(23)的死亡本义转为例(24)的比喻义。例(24)的比喻义并不是只源于谓语动词“射”跟“噎”的不同。比如说同样是动词“噎”，如果句子换成“这么黏的东西不小心会噎死人。”这样的句子，由于黏的东西确实可能通过噎的方式造成死亡结果，符合人类的认知，那么其中的结果补语“死”就还原为死亡本义。这样看来，致使死亡结果能否实现的名词性成分所表达的语义与谓语动词所代表的具体方式的总和，才是影响结果补语语义变化的原因。如果通过百科知识可以判断，像例(24)这样的谓语动词的施事“一句话”无法造成实际的死亡，即使谓语动词“噎”有致使死亡结果实现的力量，整个句子的语义也会发生变化，而成为比喻句。

例(25)的结果补语“死”是本义，关涉对象是占据主语位置的“他”。“他”是生命体，“累”可以造成死亡结果的实现，所以句子表达的是对客观事实的叙述。但是，如果主语换成说话人“我”，由于正在进行叙述的生命体无法表述自己的死亡，百科知识使句子的理解发生变化，所以在“我累死了。”这个句子中，“死”的语义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生命体+累死了]这个句子是有歧义的。一个可能是事实的叙述，另一个则是夸张。因为“死”所表示的失去生命这种描述性语义成分，由于关涉对象的改变，死亡的语义无法实现，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最重要的是，“死”的语义调整首先是关涉对象的第二次选择。

对于一个句子的理解实质是对于句子所承载的信息的解读。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认为，在句子解读过程中，会依据省力原则(economy principle)优先选择最省力的选项，如果语义发生冲突，会自动调整选项而进行第二次选择。“我累死了”的最省力选项是生命体“我”，而百科知识对这一选项的不合理发出干扰后，解读程序自动调整为补语的语义指向的另一个可能选项，即谓语动词，这是“我累死了”中补语“死”的关涉对象从主语转为谓语的最重要的调整。有了这一选项的变化，“死”的语义才能顺势降格为夸张的程度义。也就是说，信息解读程序的合理性选择使句子必须重新分析，结果补语“死”从本义到程度义的语义变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胳膊”这样的身体部位在中文环境的文化背景中不具有独立的生命,可以说好坏,但是不用生死。因此在例(26)这样的句子里,“死”的关涉对象也重新调整为谓语部分。至于“东西贵死了”等句子的极性程度,也都是“死”的关涉对象在受到百科知识干扰下,从相关联的名词性成分调整为谓语部分后而造成的语义降级。

“透”的语义也是由关涉性语义成分与描述性语义成分加和组成的,不过原始语义的义项较多,有的义项是一价动词,有的是二价动词,也有的是形容词。如:

(27)衣服透了一个窟窿。

(28)他透了点儿消息给我。

(29)背心都透了。

(30)颜色透出来了。

(31)这种布料比较透。

虽然义项较多,但共同的描述性语义可以概括为“失去遮掩”,关涉对象从例(28)有生命的“他”到其余句子中无生命的名词“衣服”、“背心”、“颜色”、“布料”,虽然语义上有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区别,但都是事实陈述,没有比喻用法。

(32)死死压在心头上的大雾终于透了一点儿亮。

上边这个句子的主语“死死压在心头上的大雾”作为关涉对象,与“衣服”等实物一样是具有遮掩性的物体,而其所表示的非实物的抽象性使句子成为比喻句。

“透”作为结果补语使用时所产生的语义变化,如前文中提到的例(14)到(16)句中“透”所表示的彻底明了的语义,也是在优先选择了语义最契合的关涉对象,语义指向受事,并由“失去遮掩”这个描述性语义调整为“障碍或阻碍物的消失”的结果。

“透”之所以能够语法化为极性程度补语,也是跟“死”一样,语义关涉对象必然经历了在信息解读过程中第二次调整为谓语部分这一至为关键的步骤。前文中提到的例(17)到(20)的“烦透了”、“苦透了”、“幸福透了”、“香透了”,补语“透”优先选择能够具有障碍性或阻碍性的物体,但是句子中的名词性成分都对于谓语特征的实现无所谓阻碍或障碍,“咖啡苦透了”这样的句子中的名词性成分只是谓语所叙述的对象,并不能成为“透”所关涉的对象,因此句子的解读势必重新调整,将“透”的关涉对象转换为谓语,语义从“障碍或阻碍物的消失”而提取出可以达到极性程度的语义。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死”和“透”从原始语义语法为极性程度义的路径相似,都是经过语义关涉对象从名词性成分转到谓语部分的关键一步,而引发了语义调整并最终使语法化得以实现。不同的是,“死”所表达的极性程度义是降级带来的变化,而“透”的程度义是抽象义的提取带来的结果。

## 2. 语义提取

纵然都是以各自充当谓语的心理动词或形容词为关涉对象,但是不管是“死”还是“透”仍然残留着原始语义中对名词性成分的关涉。已有学者指出,这种“语义俯瞰”的现象是汉

语词汇语法化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汉语实词虚化的源词是意义实在的实词，虚化成虚词（或新词）后，源词意义往往仍控制或影响新词意义或新词分布的句法语义环境”。<sup>3)</sup>

比如说，“东西贵死了。”这个句子里，“死”的语义仍然与说话人有关，虽然在句子中根本没有出现表“人”的词语，但是句子的语义仍然是因为谓语“贵”达到了几乎要使人致死的程度而保持着本义中与人关涉的印记。相反的，不能与极性程度补语“死”搭配的谓语，无外乎是因为语义中不具有引发死亡的可能。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糟透了”成立，但用“死了”句子就不合格。因为“糟”的原义是酿酒剩下的渣滓，并不能造成死亡，即使后来“糟”的义项有了“变质的，坏掉的”这样的形容词用法，也依然不适合与“死”搭配，相比之下“坏”却可能造成死亡，因此可以说“坏死了”。

那么“透”的本义对关涉对象有什么影响呢？《辞源》（第三版）中对“透”字的解释中，第四个义项如下：

遍。水浒三一：“拿我解送孟州府里，强扭做贼，打招了，监在牢里，却得施恩上下使钱透了，不曾受害。”

以上这个“遍”的语义与“失去遮掩”的语义互为解释，可以理解为“透”的原始义所涉及到的名词性成分是具有面积和厚度的实物。比如说：

(33) 好多人喜欢暑天把西瓜放冰水里凉透了再吃。

(34) 馒头没热透，再热一下吧。

例(33)和(34)的“西瓜”、“馒头”达到“透”的极性语义无非是“凉”和“热”遍布实物的整体，谓语“凉”、“热”的全面实现就是最终的结果语义的实现。相反的，“东西贵死了”不能用“透了”替换，因为价格贵贱通常单指某一个物品，无法激活“遍布某一特征”这样的语义。而与身体感受相关的状态可以覆盖整个身体，比如“舒服”可以联想到浑身上下各处感觉均好，能够激活“全面/遍布”这样的语义，因此如果是身体感受的谓语就可以带极性程度补语“透了”。如果将“透了”所涉及的名词性成分特征概括为“面”，“死了”则可以概括为“点”，前者以无一例外全面覆盖来实现极性程度，后者以生命结束这个终极点来凸显极性程度。

对于“透了”的这个“面”的概括，具体地说有三种类型。比如“美透了”分别在例(4)和例(5)中出现，前者说明“小姑娘”的心情，后者说明“这张照片”。实物“照片”具有典型的“面”的特征，而“心情”的“美透了”跟“全身舒服透了”一样，是一种抽象的“百分之百的”范畴化的“面”。以人的身体或心情为话题时，如果谓语部分所表述的状态能够毫无保留地、百分之百地实现，就可以与极性程度补语“透了”搭配。而像例(6)“整个展区真是热闹透了！”这样的句子，话题“整个展区”是一个范围，“热闹”这个谓语部分所表述的状态百分之百地覆盖这个范围，就可以带极性程度补语“透了”。实物的“面”、身体或心情的“面”、范围概念的“面”，这三种具有“面”特征的名词充当话题，并且谓语所表述的状态遍布整体“面”的范畴，句子就允许极性程度补语的出现。

3) 引自向明友 黄立鹤(2008)。

“死了”从“死”的原始语义来说就是一个“点”，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医生有一个标准，一般人也会按照自己的百科知识比如摸摸心脏是否跳动、有无呼吸等等，总之不会以全身器官是否无疑遗漏地出现运转停止来判断生死，必定是以某一项基准为主来进行判断的，人生的终结是一个“点”状的结果。具体地体现为两种“点”，一是谓语部分表述人的身体感知情况，如果表示已达到了可以致命程度时就可以带极性程度补语“死了”，比如“辣死了”、“冻死了”等。另一种是谓语表述人的感情状况，如果已达到可以致命程度时也可以容许极性程度补语“死了”在句子里出现，比如“爱死了”、“恨死了”等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死了”和“透了”都可以跟在表人的身体或感情的谓语后头说明其极性程度，那么二者在语义上有什么不同呢？

(35) 我想死你了。(透X)

“想”的思念义达到极端有可能致死，在语义上与“死”相容。而“思念”与“爱”虽然都是人的感情，但是“爱”可以是全身心的无所保留的，具有“面”的特征，而“思念”可以是阶梯式的有程度高低之差，但是无所谓全身心的覆盖，不能激活“透”所需要的“面”的特征，所以不能与表思念义的谓语“想”搭配。

(36) 爱透了却不说。(死)

感情动词“爱”与“死了”和“透了”都能搭配，语义上“死了”表示爱得很深，“透了”有不留余地的味道。所以歌词里用“爱透了”表示明明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但却不说，不去清除障碍，故意让感情神秘不透明，与“却不说”产生对比。

现代汉语的极性程度补语除了“死了”和“透了”以外，还有常用的“极了”和“坏了”。谓语的选择在这四个补语中的搭配情况就更为复杂了。“极了”最自由，其次是“死了”，“坏了”的自由度低于“死了”，跟“透了”往往需要具体语境的支持，其原因也不外乎是以上分析中指出的同样原因，即原始语义对各自抽象语义的影响，使原本的关涉对象从名词转为谓语部分的心理情感动词或形容词，进而使描述性语义成分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比如：

(37) 我们都觉得窝囊(极了/死了/?坏了/透了)。

(38) 物价贵(极了/死了/X透了/X坏了)。

“坏”的描述性语义就是“出现故障，但还不致死”，那么如果谓语部分的词语本身已经含有消极义，像例(37)的“窝囊”语义本身已经含有“坏”的部分，再用同样层级的“坏”自然就无法表达极性程度了。提取其语义特征，似乎也可以尝试描述为一个“点”，只不过参照“死”的终点，“坏”是表层级的竖线上离起点和终点都尚有距离处的一个“点”。而“极了”是竖线最两端的任意一个。

#### IV 结语

通过对极性程度补语“死了”和“透了”进行语义对比发现，各自原始语义的残留使其



在充当补语时仍然要求谓语分别以“点”和“面”的方式实现极性程度的达成，二者在结果补语抽象语义到极性程度语义的转化过程中，都经历了信息解读过程中关涉对象由名词到谓语的关键性转换，使语义得以获得重新分析，进而迫使“死”和“透”完成了由原始语义最终语法化为程度义的功能变化。

### 参考文献

- 刘秀莹(2015)〈现代汉语极性程度补语及其教学〉，《现代语文》6月下旬刊  
 刘兰民(2006)〈现代汉语极性程度补语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江蓝生(2016)〈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中国语文》第5期  
 施春宏(2015)《词义结构和词语调节的认知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罗耀华(2015)《副词化、词汇化与语法化—语气副词探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向明友 黄立鹤(2008)〈汉语语法化研究—从实词虚化到语法化理论〉《汉语学习》第5期  
 杨子(2011)《言语交际的关联优选模式及其应用》光明日报出版社

# 现代汉语程度补语的语法化

—以“～透了”与“～死了”为例

田 禾

本文尝试使用语义场理论(The Theory of Semantic Fields)对同样表达极性程度的补语“透了”与“死了”进行语义以及语法功能的对比。

首先从各自谓语的积极义与消极义来观察,发现二者都是选择消极义的谓语为主,也能够与部分积极义的谓语搭配。进而从语法成分的变迁来看,发现“死”和“透”均是由实词充当句子谓语渐变为充当结果补语,在语义上发生由事实描述到抽象语义的第一步转换,再从抽象语义过渡到程度义。并受到江蓝生(2016)的启发,着重找出常规结构式的非典型组合。发现“死”和“透”作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与作程度补语时的语义指向发生了改变,这是整个句子的语义关系得以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契机。

在紧接着的一章里,尝试运用施春宏(2015)对名词的语义结构成分(semantic structural components)的分析方法,对“死”和“透”的语义结构分别从关涉性(involved)语义成分与描述性(descriptive)语义成分这两个大部分进行分析,发现结果补语时的关涉对象与程度补语时的关涉对象不同。指出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对于信息解读的修正选项是造成关涉对象改变的根本原因。

本文指出,“死”和“透”从原始语义语法为极性程度义的路径相似,都是经过语义关涉对象从名词性成分转到谓语部分的关键一步,而引发了语义调整并最终使语法化得以实现。不同的是,“死”所表达的极性程度义是降级带来的变化,而“透”的程度义是抽象义的提取带来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具体将可以带极性程度补语“透了”的条件归结为必须符合“面”的特征,即实物的“面”、身体或心情的“面”、范围概念的“面”,这三种具有“面”特征的名词充当话题,并且谓语所表述的状态遍布整体“面”的范畴,句子就允许极性程度补语的出现。而“死了”具体地体现为两种“点”,一是谓语部分表述人的身体感知情况,如果表示已达到了可以致命程度时就可以带极性程度补语“死了”,比如“辣死了”、“冻死了”等。另一种是谓语表述人的感情状况,如果已达到可以致命程度时也可以容许极性程度补语“死了”在句子里出现,比如“爱死了”、“恨死了”等等。

最后对于其他两个极性程度补语“极了”和“坏了”也有所涉及,指出其语法化的路径以及与谓语搭配也符合本文通过“死了”和“透了”总结出的规律。